



# 紅色阿里安德妮的生理解剖

4

## —— 一個高尚女性的旁注

### ■ 1991年秋 倫敦

#### (六)

如果說你是了解美術的讀者，那麼，我說是他們那樣的媾和象羅丹和馬約爾的雕塑都還是好理解。

當然！羅丹更逼真，馬約爾更誇張，都好理解。

其實，你那樣說的話，你就太浮淺了。我說的其實是指一種意義。什麼意義？時代的意義？你是什么意思？你自己去好好地品位一下吧……

我絕對不是在這裡故作什麼高深，因為都說白了這個故事就沒有什麼意思了。只是提示你一句，他們兩人不同的背景，什麼背景？當然，主要就是指時代了。所以，拿羅丹和馬約爾那樣的大師來想象他們之間的媾和之壯觀是一點也不貶低兩位法國老兄的，我們中國漢人的歷史文化之厚重之源遠流長半點兒都不亞於他們法蘭西高盧人！所以，另外的一方面，我為什麼還拿英國人摩爾的《王與后》來打比方你就更應該可以理解了，就是說，他們兩人的媾和，就充分地體現了他的“大自然中即存在不對稱法則”的思想！因為，大自然本身就是自然而然地不受什麼人為的規定和限制的，如果你硬要認真，那麼，世界上的人沒有那一個是光彩的，全都是些禽獸不如的東西。例如說在遠古的原始社會時期，還不是象他們那樣的事情比比皆是，而且是發生在父母子女甚至祖孫三代之內。但是，人類還是自然而然地繁衍到了今天，而且，還越來越生機勃勃欣欣向榮了呢！當然，我並不是鼓勵他們那樣的媾和，因為，你會看到我下面講到的故事的發展。

顯然是個悲劇！

對了！這一回你的插嘴算是說對了！當然，在今天的現實里，不用說肯定是個悲劇啦——所以，我又再或者說，我們看見的又有些象一幕悲劇中的造型，有些形同於莎士比亞的那些悲劇里的形象，例如《奧瑟羅》或者說是什麼《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呀，那里面的一些有點兒苦苦澀澀但是又悲壯高貴的味道兒！

你想想，一個天津大資本家的千斤小姐、後來的延安時期的紅色政權的高貴而又漂亮女人，後來的共產黨的高級女幹部，豐姿卓然，一度含苞待放的花朵，卻是落得個狂風暴雨，現在再來個二度或者說是三度花開，仍然是風韻尤存，她裸身站在那兒，和一個年輕的孔武的大學里三級跳遠破校記錄的健將，一個《擲鐵餅者》的翻版，那是一番什

麼樣的人類兩性之間媾和時的美好景象的構圖，真的，可能還有些象是希臘時期裸體運動場上的連續動作圖象……

哎呦——哪有你他媽的這樣講故事的？你簡直就是他媽的一個色情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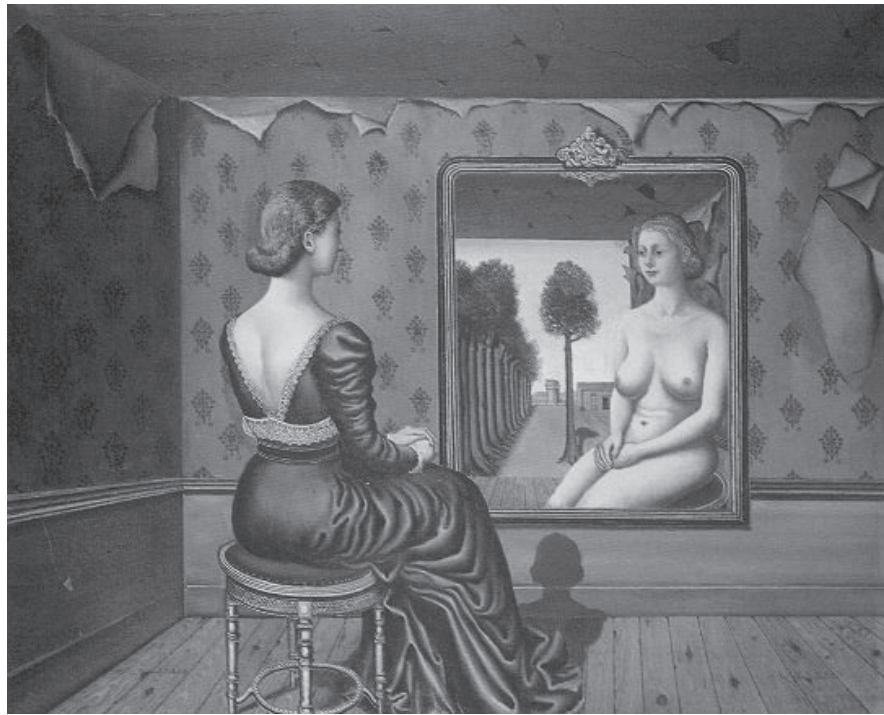
那——那你這次的插嘴就又說錯了，其實，我哪里是什麼色情作家呢？我只不過是把我看過的檔案里的真實的故事

聽我繼續往下講吧！

#### (七)

後來，當潘青和校團委書記兩個人都被程茜整得在那所大學待不下去了的時候，潘青對一個密友談到：

“她其實虛偽到了極點！你想想，



拿來改名換姓地解析給你們聽罷了！說句良心話，為了給人類多留些面子，那些檔案里面更多的離奇古怪丑惡下流上不得書的東西我還半點都還沒有寫出來！呸——你老兄看過我的這本短篇小說集子的前言沒有，我在那上面的副標題不是寫的就叫做“檔案里的絕密故事”嗎？而且，序言里還談到，我曾經由於工作的關係，看過上千人的檔案，但是，在本故事集里，所有的故事均遵循虛構的原則，而不採取記實之寫法，就是魯迅所說的，小說的寫法是人的胳膊在東，腿在西，腦袋在北京，肚子在廣東或者說是雲南、越南、海南、景泰南雲雲雲，對號入座者，純屬自尋煩惱雲雲雲雲。

那……那……那……

哎呦——你又要說什麼？你別再那那那的了！我這個故事還講不講了？你一個人怎麼就那麼多的嘴要插嘴？你大概是個不喜歡聽真實故事的人吧？

不是！

不是就好，現在，你就和大家一道

她已經是個母親了，她的文革中間死去女兒程曉霞差不多和我的歲數相當，她念高二的時候我念初一。她的丈夫又是在差不多20多年前就和她離了婚。我才多少歲？還有……她怎麼能夠後來吃起我老婆，哦，當然，那個時候還叫那個女孩子的醋來……竟然，竟然拿我們來開刀……

她是我們大學的校長，而，我們這所大學又是中國可以排得上號的十大名牌大學。而我不過是一個剛剛畢業不到三年的大學美術學院油畫系的助教。當然，那時，那時我已經是她的助理了。因為，如果我不是她的助理，不是大學校長的助理，我怎麼能夠晚上在她的那棟三層樓的別墅似的校長辦公樓的三樓上她的辦公室（有時就是她的臥室）里讓她安排我和她偷情呢？但是，但是她總不能限制我和其他的女孩往來呀！我總還要談戀愛、找老婆、結婚、生孩子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嘛……

我那半年里完全沒有辦法，就象根本頭那樣順著那一河水往下漂！上班盡是在晚上，蘇莉又窮追猛打，她後來在

學校后勤科弄到了一間房子，就是你下次來的時候我們在一起喝啤酒那個地方，那一段時間就變成了晚上和那個老女人，白天和蘇莉。好象人還舒服，體力也沒有什麼受不了。但是，兩邊好象都躲躲藏藏的心里很難受。

但是，時間長了，事情就不對頭了，先是蘇莉懷上了孩子催我辦結婚手續，辦結婚手續就要到校辦公室去開證明，一開證明就等於是公開，一公開那個老女人就會知道，一知道了會有什麼樣的結果我都不需要講了！所以我就拖時間，但是，越拖蘇莉就越是亂猜亂想，後來就是蘇莉的跟踪，你想想，一對熱戀中的男女，哪有晚上老是不見面的？後來，事情就發生了，她竟然發現了我和校長之間的事情！

那天晚上的災難就完全是一次誤會或者說是歪打正着！她以為我是趁校長不在的時候約了另外的女孩子在校長辦公室里面亂搞，於是，她就在那天深夜一腳就把門踢開了，還沖進來就夸夸夸地打了我幾個耳光，又正要去打那個‘婊子爛貨’的時候，才猛然發現睡在沙發上赤條條的女人竟是她的頂頭上司！

好了，下面，事情的發展你就可以想象了……

天啦，老子現在想起來那天晚上的事情都還象是在做夢和演戲！他媽的！女人吃起醋來真他媽的可怕！我原來還以為，槍斃她的女兒的人她都可以原諒，就更不要說我和她的那種關係了，好歹也是個肉體關係嘛！狗日的，竟然把老子朝死里整，見面都見不着她了！一紙調令就把老子調到三百里外荒郊野嶺的廣林縣校辦農場去管理生物系的農作物，狗日的就象他們當年整右派整四類壞分子那樣！老子想了好幾次要告她，但是，這種事情怎麼告，又到哪里去告？告出去人家又相信不相信？她連那些什麼中央辦公廳中組部轉下來的一封又一封的信都不理睬，我一個小毛蟲的蛤蚧還能夠把被單頂得起來？

天啦——她把老子毀了！愛起來發瘋，恨起來也發瘋！我給她寫過好幾封信，請求她理解而不是請求她原諒，結果，她根本不理睬，最後，竟然又整到了蘇莉頭上，把她調到后勤科去管房屋修繕，成天穿一身灰僕僕的勞保服呆在倉庫里面數釘子鑼栓水管子電線……實在沒有辦法，我們只有請求調離，結果還又不放人，狗日的怎麼那樣地狠毒，真的叫做狠毒不過婦人心……”（待續）